

# 從中醫淺談傳統文化的變遷

文/周正

常聽人說，和西醫相比，中醫見效慢。最近又見報導說，中醫專家提醒人們注意中藥的毒性問題[1]。針對這些觀點，我想就自己的經歷談一下認識。

首先講一個高中上學時的事情。當時我小臂生了一個“刺癢”。自己試著把它去掉，沒有成功。相反，日子久了，它越長越大。聽說可以去醫院做個小手術把它除掉，但需要麻醉，而且也挺花錢，所以一直也沒去。後來有一次在街上見有一個擺攤的，寫著治“刺癢”等。於是就想試一試。結果塗了一點藥，稍等片刻，“刺癢”一撥拉就下來了。而且整個過程沒有麻醉，一點也不疼。

這只是一個例子。其實作為中國淵源流長傳統文化的一部份，中醫在古代是很發達的。典型的比如古籍中記載的華佗、孫思邈等人的事跡。不僅診斷方式（望、聞、問、切）要比當今的分析、化驗簡單易行，而且治療效果真是藥到病除。

那麼現代的中醫為甚麼不行了呢？這裏面有多種原因。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從古到今對客觀世界、人體科學認識的轉變。在古代科學中，講究“天人合一”，順應自然規律。就一個人來講，五臟六腑之間也是經絡聯繫著的統一體。所以身體內部的失調會通過經絡反映到身體表面的脈象，甚至能夠通過面容、聲音、舉止表現出來。可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古人有句話，叫做“醫者易

也”。意思就是說，中醫的內涵就像《周易》一樣玄妙。所以精通醫術者，就很容易從一個人的疾病的表現找到它的根源。比如人的五臟陰陽失調。治療起來自然是高屋建瓴，很輕鬆的事情。與此相比，許多現代中醫只是照著古代流傳下來的一些藥方。而事實上同樣的症狀，在不同人的病因可能相差很大。這種照方抓藥式的辦法就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甚至會帶來副作用。

筆者當年在北大讀書時，曾修過一門《周易》的課。可惜講授的教師已經不怎麼了解《周易》的精妙之處，只是照本宣科地按著參考書介紹一些皮毛。至於說中醫，上學時課本中也從未提到過經絡之說，只是到了大學才從課外書中了解到這已幾近失落的國粹，如夢方醒。而且了解到，國外的現代科學已經證實了經絡的存在。而且，針灸等治療方法也開始日漸普及起來。

可見，中醫的斷層其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失落的一部份。當然具體來說，中醫的斷層還有其它原因。比如，古代的行醫者恬淡自然，所以能知天命；而很多當代行醫者則追名逐利。

在古代中醫給人治病時是教他修身養性的方法，通過提高心性而達到祛病；隨著人的道德下滑，心性的降低，在矛盾面前人越來越不能忍受向內找，這種修身養性的方法逐漸不用了，開始依賴藥來治病。到了近代，人的生命要完全依靠藥了，放棄了自我。對治療的配合，如多休息、心情保持愉快、飲食清淡、規律等等，這都只是原來

修身養性的一點表面現象。在當今，人把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很多人快沒人性了，所以就更不能向內修自己的心性。

中國的草藥是神佛傳給人的，作用於人的另外空間的身體，所以說草藥可以治本；西藥直接作用於這個空間的身體，所以療效比不上草藥。“有人講現在的藥如何如何。我說不見得，中國古代那些草藥真能藥到病除。有很多東西失傳了；有很多沒有失傳，在民間流傳著。”（《轉法輪》259頁）

可喜的是，近年來在氣功修煉的帶動下，人們又在重新思考傳統文化。據報導，全世界為身心健康的打坐煉功者越來越多[2]。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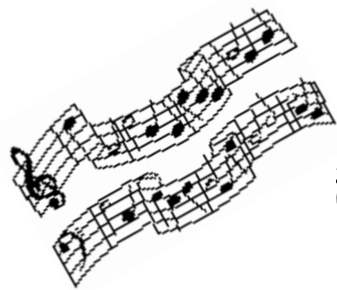


必將帶來人們對中醫等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

## 參考資料

[1] <http://epochtimes.com/gb/3/9/21/n379815.htm>

[2] <http://www.zhengjian.org/zj/articles/2003/8/18/23025.html>



## 西洋古典音樂的起源

現在人心不再被束縛，所以人想做甚麼就做甚麼，認為所謂的突破傳統就是勇於做出自我。似乎從某些方面來說，看似很有道理吧？但事實真相呢？現代的人和古時候的人比起來，似乎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可以完成更多的夢想，可是失去的是甚麼就沒有探討了。

從音樂發展的角度來探討人心的變化，似乎很少人注意。而許多身為音樂的學習者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知道音樂真正原來的目的？是為了傳達甚麼產生的？還

是只是抒發自己內心的情感？還是有更高尚的神聖意義在裏面？在演奏音樂時，好像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幻想，或是抒發情感，除此之外上想不到其他。

在音樂史上開始留下美好的音樂大多始於文藝復興時期（1450-1600年），之後陸續有巴洛克時期（1600-1750年）、古典時期（1750-1825年）、浪漫時期（1825-1900年）、現代樂派（1900之後）。

最早有一定音樂模式的出現，最具代表性的是中世紀（約西元 590

年）的葛利果聖歌莫屬了。葛利果聖歌又稱為素歌，是天主教全部的禮儀歌曲，它在西方古典音樂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記譜法、音樂理論的發展和音樂學校的建立等等，都是和它有著深刻的聯繫，影響的範圍很廣。早期音樂皆因教會而出現，葛利果聖歌便是因為要統一各地區不同的教會音樂所產生，而教會又是當代人們心靈寄托的地方。

為了頌揚神的偉大，表達自己崇敬神的那顆心，所以葛利果聖歌風格是簡單和自由的，可充

份表達經文的一種歌曲。它的特性冷靜、超凡，沒有人世間的慾念，所以並不重於旋律的優美（聽覺的享受），純粹是實用於教會，沒有拍號以及小節線，因此更需要表演者們的心靈相通。這種自由是由無形的心性要求所拘束，它與現代所高舉崇尚自由是不一樣的。沒有小節線的拘束完全是自由的拍子，光是靠指揮的功力可不一定能夠演奏起來的。沒有對神的堅信以及彼此演奏者間的心靈配合，是沒有辦法成功完成整首曲子的演奏的。

## 佛家故事

### 毀佛經成嗜啞 悔惡行遂能語

勾龍義是簡州里人，唐朝長慶年間，靠出賣勞力來養活自己。

有一年，因同鄉人患病，就前去探視，看見同鄉在帶病抄寫《金剛經》。龍義不知為何，竟無緣無故地將經書給毀壞了，還要同鄉放棄。

回家後，龍義就啞了，無論怎麼醫治，也不見好。他愚玩、固執、傲慢沒有見識，不思悔改。五六年過去了，有一天，他忽然聽到有鄰居在念金剛經，幡然省悟，自責道：“我從前毀謗真經，才得此啞病，今天若悔改謝罪，終身敬奉真經，不知能否再開口說話？”

從此，每當聽到人念經，就倚著牆壁專心聽經。如此聽了一個多月，他覺得自己也能念經了。幾天後，他偶然去寺廟，恰逢一位老和尚，就上前施禮。和尚問他何事，他就指著口中，告訴和尚他說不出話。和尚就用刀在他的舌頭下面割了一下，龍義馬上就能說話了，就和和尚一起念經，他念經的聲音正像鄰居誦經的聲音。

過了很久，他想再去拜訪和尚，卻找不見他。看著寺廟牆壁上畫著的須菩提佛像，他恍然大悟，指著須菩提的畫像說：“這就是那個和尚。”

自此他開始抄寫經書，畫須菩提的佛像，終身禮拜他。

奉勸大陸那些迫害法輪功，毀壞《轉法輪》的惡人能從此故事中吸取教訓，早日懸崖勒馬，棄惡從善。

（資料來源：《太平廣記》）

◇朱一行

## 羅漢陶斯達思與蠍子

有一天，羅漢陶斯達思（Tulsidas）正在恒河洗澡，他看到一隻蠍子被席卷在河流中。這隻蠍子的小腿在艱難地掙扎著，以使其身體能保持在水面上。

陶斯達思對這個小生靈充滿憐憫，就把蠍子從水中撈起來了。蠍子卻蜇了他的手，並從他手中又滑到了水中。蠍子被河流再次沖走，它的小腿仍在艱難地掙扎著以漂浮在水面上。

陶斯達思又一次將蠍子從水中撈起，並再次被蜇。這樣連續發生了10次。

一位站在河邊的人向陶斯達思喊到：“喂，你在幹甚麼呢？我一直在看著你沒完沒了地試圖營救那隻愚蠢的蠍子！不管它蜇你多少次，你仍不放棄營救它。你為甚麼不讓它淹死算了？”

陶斯達思回答說：“兄弟，蠍子即使在死亡面前都不改變它的本性。我為甚麼要改變我的本性？”

◇肖進

佛家故事